



怒潮汹涌

(散文、报告文学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汹涌澎湃

(散文、报告文学集)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座谈会的讲话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2.11. 杭州

怒潮汹涌

(散文、报告文学集)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972年12月第一版

197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72—2·21

定 价：0.27元

前　　言

今年五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要认真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努力实践《讲话》，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使文学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发出了关于“举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征文”的通知。自征文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各条战线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积极进行文艺创作。一个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一支革命化的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文艺创作队伍正在逐步成长。

现从这次征文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里面，挑选了

一部分，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故事曲艺、歌曲、美术、摄影等分类编印成集，陆续出版。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编辑出版方面，还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一项长期和经常的任务。希望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继续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向前迈进，为进一步实现毛主席“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伟大号召而努力。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五月

目 次

散 文

- 上华红灯 兰溪县 方一新(1)
青田石雕散记 青田县 柴子立(9)
红杏花开 嘉兴县 朱 征(21)
狮子峰下描春人 杭州市郊区 黄怀安(34)
红灯照碧海 徐 嵘(41)
春燕展翅 嘉兴县 延 秀(50)
大舅和孩子们 青田县 赵松和(59)
嫁 临安县 洪 浩(69)

报 告 文 学

- 怒潮汹涌 萧山县《围垦战歌》创作组(77)
万紫千红 萧山县《围垦战歌》创作组(101)
“泥腿子”闯关 永康县《红引渠》写作组(115)
“天河”飞架 永康县《红引渠》写作组(132)

上 华 红 灯

兰溪县 方一新

兰溪县上华猪场在上华大队村西，北临碧澄澄的兰江，南接一望无垠的富饶平川。门前，在一个最醒目的地方，写着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为上华合作社养猪事业所作的光辉批示，金光闪闪，十分气派。跨进猪场，人欢猪跳，热气腾腾。一盏高悬着的红灯，熠熠发亮，红光闪烁，暖人心房。十多年来，这红灯，一直挂上华贫下中农的心头。阶级敌人想熄灭它，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想摘掉它，上华人高擎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横戈策马，一次又一次顶住了狂风恶浪，保卫了猪场，使红灯熄不了，更摘不掉。随着猪场的扩大和养猪事业的不断发展，它由青油灯换成白花花的煤气灯，如今又由煤气灯换成红火火的电灯，把偌大一个猪场照得通红透亮。

这里，就说一说红灯的故事吧！

那是一九五四年春，上华成立高级社不久，贫下中农们决心多收粮食，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用实际行动感谢救

星毛主席。可是，横在他们眼前有个具体问题：肥料奇缺。贫下中农瞧着瘦麦苗儿，心里象安着油锅似的，急得睡不甜，吃不香，纷纷来找社长、共产党员应卸根商量。有的社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俗话说：‘庄稼一株草，肥料是个宝’。我们社底子薄，自己出钱买肥，一时办不到。你熟门熟路，在上级面前讲一声，先贷上千把元买肥，待秋后归还就是了。”其实，卸根比谁都急，但听说要向国家伸手贷款，眉间打起活结，沉思起来：我们国家刚解放没几年，家底还薄哩，百废俱兴啊，还要盖许多大工厂，办许多学校、医院……哪一项不需要钱哪，我们咋好向国家伸手呢？想到这里，他笑了笑，亲切地对大家说：“这不好。我们翻身农民，要心想国家大事，心想世界大事。有困难，应当自己想办法解决。只要大家一条心，别说缺肥，就是兰江也能顺着我们的意志流哩！”

大家被社长一席话，说得心明眼亮，乐呵呵地笑了起来：“卸根，你想得远，就带着我们动手干吧！”

怎么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天傍黑，应卸根找来几个老伙伴，把心中的问题端在桌面上，几颗红心碰在一起，各献各的计：“带上饭包，上山砍柴，卖了换肥料。”

“全社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割草沤绿肥。”“门前那口塘，少说也有三年未燥了，几千担塘泥好挑哩。”老贫农李儿头从嘴里抽出长烟管，往地上磕了磕，倾吐出一番经过深思的话：“老辈人说，晴天出门带伞，肚饱离家带饭。我们种田人办事，有短安排还得有长计划。刚才大家说的办法，可都

可以，依我看，想得还不够远，只能应付眼前这一熟。”他停住话，瞧瞧大伙，又瞧瞧卸根。这时候，大家都把眼光投到这位老庄稼身上。他咳了一下，又接下去说：“这办法，那办法，合作社办猪场是个好办法。猪可以支援国家，猪屎猪尿肥力足，壅田顶刮刮，真是一枪两只鹧鸪哩。”卸根一听，连连点头，捻捻灯芯儿，转向大家补充说道：“肥猪还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回外汇，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一枪可打三只鹧鸪哩。”“这办法好，这办法好。”……一阵赞同声，表明这一群庄稼人心往一处想，随着而来的将是劲往一处使了。大家议定第二天晚上开个社员大会，商量办猪场的事。

第二天擦黑，春风舒舒吹，圆月悬柳梢，平展展的晒谷场上，齐刷刷地坐满人，连那些白花胡子的老人，刚挂上红领巾的小学生，听说合作社要办猪场，全都赶来出主意了。整个会场，熙熙攘攘，热气腾腾，发表意见的，好象兰江浪，一个接一个。

“房子问题嘛，我整整想了一夜头。”李儿头抢头个发言。

“你倒说说看，合不合实际？”人群里有人问。

“稻草泥巴垛个房，冬暖夏凉，猪娃住着挺适宜。”李儿头接下去说。

“实际，实际！”人们三五成群地交谈起来。“还有仔猪呢？”又有人提了问题。

“这也好办。”李儿头吐了一口烟说道，“养几口猪的

社员按自愿原则，分出一头两头的，折价给合作社，秋后给款，不就解决了。公养户养两不误。”

这办法合了大家心意，接着有人提出饲料问题。应卸根早想到这一着，站起来就说：“只要我们捏紧米袋口，再掺些萝卜、青菜，不难解决。”“不错，猪场是大家的，每家每户省把米不成问题。”大家附和道。

最后议到谁当饲养员，卸根推荐贫农邱六海，说他思想好，人又勤快。“辟哩啪啦”一阵鼓掌，当场就通过了。

几天后，在上华村西边，出现几排草铺，上华猪场就这样诞生了。

这天五更，应卸根起早赶到县城，打来一斤青油。晚饭后，他手提青油灯，快步到了猪场，把油灯高高挂起，擦上火柴，点了起来。霎时，灯光把猪场照得亮堂堂的。贫下中农瞧瞧油灯，口里象吃了蜜糖，甜滋滋的。

这一年，由于社里办了猪场，又鼓励社员户养，猪多肥多，粮食大增产，还向国家卖了余粮。这一下，上华人高兴得不得了。大家说：“这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哇！”

第三年春天，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春耕春种，一个特大的喜讯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上华养猪事业作了亲笔批示：“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

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这一天，兰江碧粼粼，绿树吐新芽。县里会议一结束，卸根手捧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兴冲冲地回到上华。村前村后一个劲地喊：

“毛主席给我们上华下批示啦！毛主席给我们上华下批示啦！”

喜讯顺着春风，吹遍了每家每户。整个上华沸腾了。没一锅烟工夫，车水插秧的、洗菜烧饭的……从四面八方向猪场涌来。欢呼声雷动，笑语撒田野，整个大地卷起欢乐的风暴，人们把猪场挤个水泄不通。

场内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屏着气，目光一齐望着卸根手中那张金光闪闪的批示。卸根一口气读了三遍，大家听了还不满足。李儿头用巴掌拭着泪水，说道：“卸根，累了就换个人吧，听十遍百遍也不嫌多哩。”“不累，不累！”卸根连声说道。这时候，儿头怕卸根花了眼，把油灯点着，凑到卸根跟前。卸根瞧了红灯一眼，清清嗓子，又激动地念了起来。读得大伙儿都心满意足了，卸根才把批示贴在毛主席像下，接着又亮起了他洪钟似的嗓音：“毛主席对上华的批示，是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的关怀，我们要一个心眼保卫住，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人们激动万分，全场

都被欢呼声淹没了。

庆祝会继续开着。在贫下中农的提议下，青油灯换上了煤气灯。人们望着白花花的煤气灯，眼睛都笑成一条缝了。

在毛主席的批示照耀下，上华合作社以农促副，以副养农，使集体经济象三月桃花汛，一瞬间一个样，越闹越红火。近几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上华村那副愁眉苦脸的面目为之一扫，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上华，象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兰江之畔。

俗话说：山路处处有拐弯，千里江河有风浪。一九六〇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刮下来一股“三自一包”的黑风，上华村的上空，也飘飘悠悠地出现了一鳞半爪乌云，一个搞什么“包产到户”试点的工作组来到上华，伏在上华角落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耸肩膀挪身子地钻出来，他们放空气说：“这下姓应的该缩进去啦，大队猪场快变成兔子的尾巴啦。……”

有着高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上华贫下中农，立时闻出这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天晚上，应卸根和李儿头、邱六海等一帮子贫下中农骨干，聚集在猪场那盏红灯下，再一次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毛主席的批示象一道金色的阳光驱散了他们心头的迷雾，给了他们无限的力量，坚定了他们的斗争决心。接着，他们召开了社员大会，大讲人民公社好，大讲集体猪场的优越性，用事实迎击那股刮得混混沌沌的“三自一包”的黑风。

由于上华贫下中农的团结战斗，“包产到户”试点工作

组无法开展工作，被迫撤离上华，一小撮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也被击得粉碎。斗争中他们还试验成功了猪吃青粗饲料，使养猪事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各生产队都办起了集体猪场，安上了电灯，盏盏红灯如锦上添花，点缀着上华大队的夜空，把整个村坊都照得通红透亮了。

社会主义的集体家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上华大队的养猪事业也是在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华大队的带头人应卸根和广大贫下中农，团结战斗，不畏艰险，击退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多次反扑，粉碎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阴谋。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坚定不移地捍卫毛主席的光辉批示，谱写下一首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凯歌！上华红灯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益发显得光华四射，绚烂瑰丽！

上华在前进！上华人在前进！让我们来看几个数字吧，它们记录着上华人斗争的经历和胜利成果：生猪饲养量从一九五五年的四百多头，增加到一九七一年的两千五百九十多头，其中集体喂养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社员喂养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平均每人一点六六头，每户八点三头，每亩一点九三头，十七年共为国家提供商品猪一万一千多头。猪多肥多粮食多，粮食生产从一九五五年亩产四百四十二斤，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一千五百零八斤，十七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六百八十一万斤。另外，还有集体储备粮二十一万斤，公共积累多达四十二万元。现在，上华大队已经实现了庄稼人

梦寐以求的神话般的美好日子：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全大队有四台拖拉机，十台电动机，五台水泵，三台电动打稻机，一台柴油机，还办起了粮食加工厂等十一个集体企业，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回顾十几年来的斗争历程，上华人深深懂得：上华猪场里高悬着的红灯由青油灯到煤气灯，再由煤气灯到电灯，只不过标志着上华人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所经历过的几个历史阶段，而真正照耀着上华贫下中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啊！

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是上华贫下中农和全国五亿农民的指路明灯！

青田石雕散记

青田县 柴子立

青田县地处浙南山区括苍山脉的心腹地带，这里盛开着一朵工艺美术的绚丽鲜花——青田石雕。

青田石雕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才真正获得了新的旺盛的艺术生命。

“青田有奇石，寿山亡比肩；匪独青如玉，五彩竞相宣”。大约是在宋代，青田县的方山、山口一带，就发现了这种天然色彩十分丰富，质地细嫩，便于雕刻的石料。开始，劳动人民只是把它做成图章，所以直到今天，石雕艺人还是把雕刻的石料，统称为“图书石”。最好的“图书石”，微呈透明，稍带青绿，秀润似玉，又称为“冻石”。劳动人民就利用这种石料，经过世世代代的雕琢，逐渐演变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工艺青田石雕。

现在，青田县境内，有近五百名石雕艺人分布在四个石雕工厂，还有三千多名公社社员，组成许多石雕小组，在农

闲时节，拿起雕刀凿子，就象拿起锄头铁耙一样，在社会主义的地球上，辛勤地耕耘、播种、育苗，浇灌出无数石雕花束。青田成了一个石雕之乡。

在青田石雕艺术陈列室里，摆着各式各样品种花色繁多的石雕艺术品，光洁如玉，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光说那传统的花瓶一类吧，现在已经增加到梅花瓶、牡丹瓶、荷叶瓶、树形瓶、竹节瓶、松鹤瓶、丹凤瓶、仿古瓶等十几种，造型新颖大方，色彩鲜艳柔和，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而新创作的艺术品，更如雨后春笋，不断在陈列室里涌现，如《日从韶山出》、《百万雄师过大江》、《高粱》、《咏梅》、《长江大桥》、《李玉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必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不仅显示了青田石雕传统技艺的新高度，而且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当你面对着这些石雕作品的时候，不论春夏秋冬，你都会感到就象走进了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那四季百花，争奇斗妍，一齐怒放，真是“百花颂东风，百果营丰年”啊！忽儿又好象来到了生机勃勃的动物园，鸟鸣狮吼，鱼翔马腾，飞禽走兽，赛技竟能，真是“莺飞百兽舞”，“人巧胜天然”，千姿百态，引人入胜。再往前走，又好象走进了一个广阔无限的天地，那金色的秋天，油田的早晨，韶山的日出，井冈山的星火，延安的明灯，赤道的战鼓，印度支那的烈焰，枪林旗海啊，旗海枪林，仿佛那世界风云，那全世界无产者的心声，一齐在你身边呼拥而过！

当你走进石雕工厂的时候，那一番热烈而又精细的镌刻气氛，就会使你深为艺术创作的艰辛和艺人们的勤奋所吸引。在一排明亮高大的玻璃窗下，整齐地排列着许多长条雕刻工作台，台上摊放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雕刀、凿子、旋钻、铁刺条、小铁锤、各种鸟兽花草标本、人体解剖图画和各种作品的泥稿石料等。艺人们都坐在小竹椅上，有的聚精会神地雕镂着，有的在打粗坯，有的在磨凿子雕刀，有的面对着一块石料，揣摸思索着，也有的三五成群，议论着一件半成品。满车间“嚓嚓嚓、嗒嗒嗒”的雕凿之声，就象弹奏着石雕艺人的进行曲。伴随着这一进行曲，鲜艳的百花在含苞，可爱的禽兽在孕育，瑰丽的河山在打扮，革命的历史风云在重现，工农兵的英雄们在叱咤风云地行进！

面对着这一番手起锤落，玉飞珠溅，斧凿生风，巧夺天工的情景，有谁能不为石雕艺人创造性的劳动钦佩赞叹，有谁能不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抚育出如此精湛的艺术感到骄傲！

可是，在旧社会，青田石雕艺人却有着道不完的辛酸，流不尽的血泪，诉不尽的仇恨。

在旧社会，石雕行业被视为“第三十七行”。

那时，地主、资本家控制着石料和产品的销路，艺人们向他们买石料，论斤议价，那把“矿秤”，好似刘文彩的血斗。石雕卖给他们，不论工艺质量，而是按钱数件，所得到的也不是现钱，而是一张所谓“本票”，只能到这些“山蚂蟥”开的商店里买米粮油盐。每当“年关”将近，石雕艺人